

龍泉鎮 文化泰斗故居多 遺跡處處憶當年

遍開人文之花

抗日戰爭爆發，「偌大的中國已擺不下一張寧靜的書桌」，北平一些國立文化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被迫南遷。清華、北大、南開三所當時中國最著名高校，輾轉在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；一大批中國文化名宿如梁思成夫婦、朱自清、聞一多、傅斯年等相繼逃難至昆明，就地進行科研活動、教書育人。然而，昆明當時已成為國際援華物資進入中國的唯一交通樞紐，也成了日軍轟炸的重要目標，明淨的春城天空也不再安寧，聯大師生學者為避轟炸，攜家帶眷「跑警報」，不得不再次向昆明東北郊的龍泉鎮疏散；龍泉鎮亦因此遺留下大批文化泰斗當年避難的歷史歲月。目前，當地政府正計劃把名人故居規劃為一個小鎮。

■圖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、吳燕飛 昆明報道



■待修繕的聞一多、朱自清舊居。



■曾為中國營造學社辦公地的興國庵如今仍香火旺盛。



■盤龍區區委書記吳濤（右）向記者介紹龍泉鎮未來規劃。

□（左起）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陳岱岳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吳有訓、梁再冰及梁從誠（兩小孩）於1938年在昆明西山華亭寺合照。



雲南龍泉鎮位置圖

抗戰期間，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與他們的中國營造學社搬到距昆明市區8公里的龍泉鎮麥地村；中研院史語所和清華、北大的兩個文科研究所，也先後遷至龍泉鎮棕皮營、司家營、麥地村、浪口村和落索坡。同是疏散至龍泉鎮的，還有考古學大師李濟、梁思勇，史學家傅斯年，語言學家李方桂，文學家聞一多、朱自清、浦江清、羅庸、陳夢家、光未然，哲學家馮友蘭、金岳霖、湯用彤，史學家吳宓、顧頡剛、向達、羅爾剛，政治學家錢端升，語言學家王力、羅常培，音樂家趙沨、查阜西等。

據雲南文史學者卜保怡的不完全統計，當時雲集龍泉鎮的著名人物，就有院士35人之多，其中，194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屆81名院士中，時住龍泉鎮者17名；1955年當選的233名中國科學院院士（學部委員）中，時住龍泉鎮者20人，還不包括1949年後台灣中央研究院公佈的院士，以及由於其他原因未當選院士的聞一多等學界泰斗。

古鎮注入人文精神

當時的龍泉鎮，學界泰斗、知識精英、科學巨匠雲集，歷盡艱辛仍辦學不輟，培養出眾多的優秀人才；不顧艱難困苦而潛心從事科學研究、文藝創作，許多重要的學術成果均在這裡誕生，不少發明創造在這裡開花結果。這批文化精英的到來，讓龍泉鎮蓬萊生輝，注入了強大的人文精神。而知識精英的科學精神、人格魅力，在龍泉鎮演繹了一段段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、廣為流傳的傳奇故事。

由昆明市中心的穿心古樓站上了地鐵，沿有「昆明第一大道」之稱的北京路地下穿行，僅用時十多分鐘，便到了龍泉鎮的地鐵司家營站。出了地鐵站，只見北京路沿線高樓林立、道路寬敞、車水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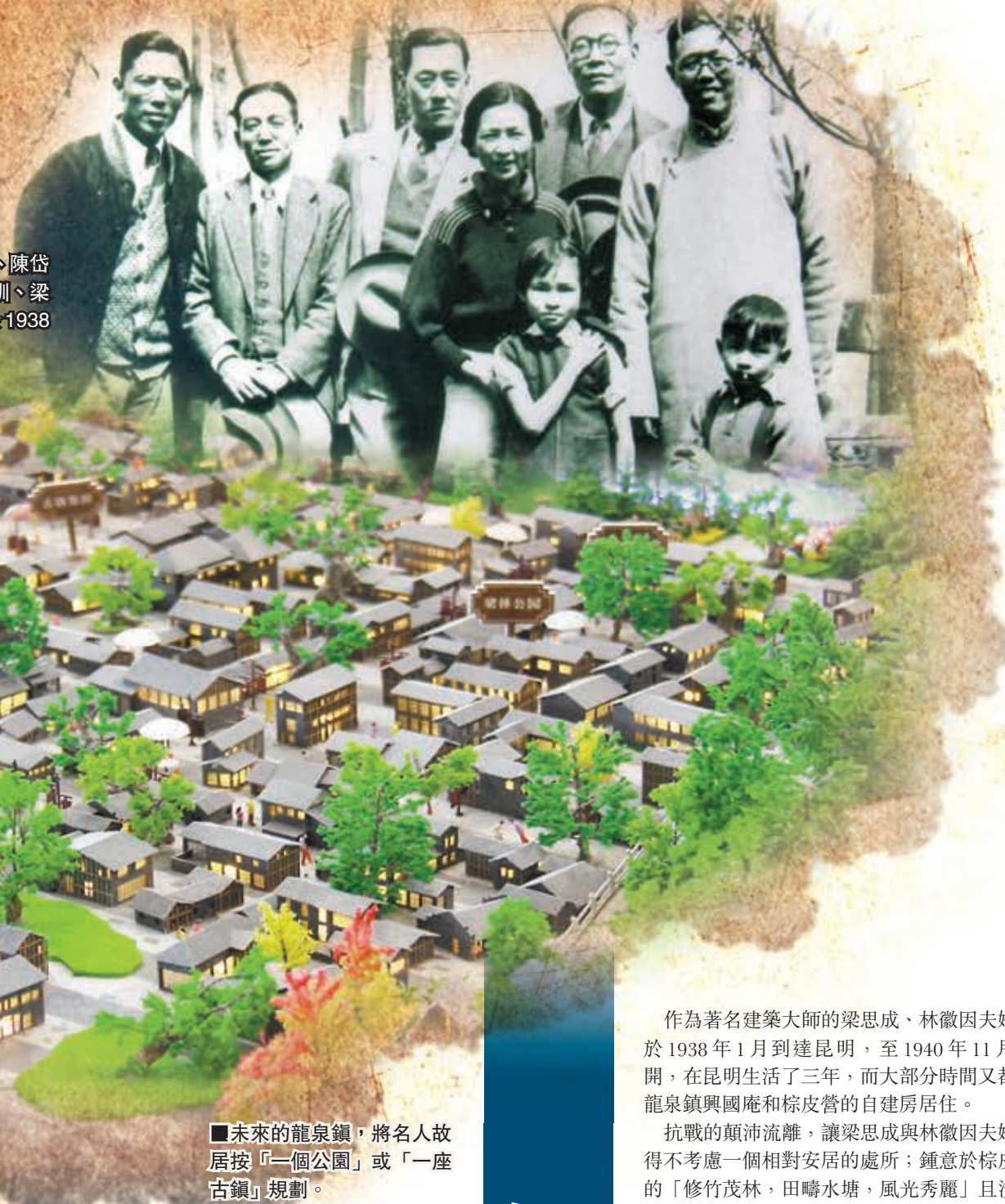
龍、道路兩旁綠化帶生機盎然，如今的龍泉鎮，全然沒有了舊時遠離城市的距離感。

龍泉鎮現今是昆明北部山水新城的重要片區，交通網絡發達，北京路、昆（明）曲（靖）高速公路、地鐵等重要交通線路均橫貫龍頭街片區。盤龍區區委書記吳濤在北部山水新區沙盤前說，政府還規劃了3條南北向公路和7條東西向公路，連接了區域內各重要道路，使龍泉鎮與昆明市中心構成了快捷的交通網絡。同時，龍泉鎮周邊區域自然環境資源豐富，金汁河、盤龍江、東大溝三條生態涵養帶覆蓋周邊，林徽因當年描述的龍泉鎮，依舊景色秀麗、風景如畫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雖然歷經時日沖刷，但史語研究所、中國營造學社舊址、桂家大院等古建築文物，仍散佈於龍泉鎮，使這裡充滿了浪漫的人文主義氣息和濃厚的歷史文化氛圍。

政府出資修葺梁林舊居

位於棕皮營的梁思成、林徽因當年建造的小院，舊居已由政府投資修葺，入口處小徑通幽，院內林木蔥蘢，磚和瓦仍是當年的模樣。三居室的屋內所有佈局，均是當年的樣子，除復原當年的主人房、林母房、客廳及壁爐外，牆上還懸掛了許多梁、林的照片及其生平介紹，陪同尋訪的盤龍區文管所工作人員介紹，這些物品、資料和照片經多方徵集而來，其中不少照片由林徽因外孫女提供。未來這裡



■未來的龍泉鎮，將名人故居按「一個公園」或「一座古鎮」規劃。

將成為一個紀念場所對外開放；而梁林當時的營造學社舊址興國庵，至今仍保存完好、香火裊裊。

多處名人故居和機構原址散落在龍泉鎮200多畝的範圍內，面臨產權權屬不一、年久失修等矛盾和困難，如何保護開發，考驗着現代人的智慧。

名人故居原址原貌保護

「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關係，原址原貌保護的同時，順應城市化發展需要，進行保護性開發。」吳濤指點着北部山水新區規劃沙盤介紹，在名人故居等具文物價值的民房保護上，盤龍區採取的辦法是，由社會投資人對該區所屬土地進行一級整理，理順產權關係，對名人故居進行修繕，按照「一個公園」、「一座古鎮」的規劃，對眾多名人故居等遺跡進行原址原貌保護。

在漣源路以南的司家營，已基本完成拆遷的大片空地上，僅餘聞一多、朱自清故居。也就是目前看來在空曠中有些孤單的這座老宅，將成為未來聞一多公園的靈魂所在；而在漣源路以北，將以梁思成、林徽因故居及眾多文化歷史建築為脈絡，將建設一條歷史文化街區，以中國四大建築風格之一的「一類印」風格，復原舊時昆明的景象，徜徉於這個「小鎮」裡，不經意間即可邂逅一座歷史建築、遇見文化名人的故居。

傅斯年文獻藏棺槨

1937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隨傅斯年的帶領下，輾轉長沙遷至昆明，因日本戰機空襲頻繁，於1938年10月遷至龍泉鎮龍頭村。史語所存放於龍頭村的彌陀寺、東嶽宮和響應寺、瓦窯村的圖書藏量，可算是當時國統區最齊全的資料，其他研究機構也常來彌陀寺的「圖書館」查閱數據。

至1940年，日軍對昆明的轟炸日趨頻繁，中緬戰場上的遠征軍節節失利，史語所決定再遷四川。鑒於史語所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無法一次性徹底遷離，傅斯年決定將部分研究器材和文獻數據放於巨大的棺槨中，並趁某日大霧時悄悄埋於龍頭村後山，以掩人耳目。當史語所於四川安頓妥當，傅斯年再返昆明，將棺槨所藏文獻數據和器材悉數掘出運走。當年有好奇村民看到，部分棺槨下面竟然鋪了鐵軌。

梁思成夫婦耗積蓄自建房

作為著名建築大師的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，於1938年1月到達昆明，至1940年11月離開，在昆明生活了三年，而大部分時間又都在龍泉鎮興國庵和棕皮營的自建房居住。

抗戰的顛沛流離，讓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不得不考慮一個相對安居的處所；鍾意於棕皮營的「修竹茂林，田疇水塘，風光秀麗」且沒有軍事目標，梁、林決定在附近的一片空地建造住房。這是梁思成夫婦一生中唯一為自己設計、建造的住房，土地租用於村中李姓富戶，約定三年為期，期滿後房屋歸李姓富戶。這所帶有當地「一類印」民居建築風格的土木結構平房，自1939年年中開工，至1940年春建成，卻只住了8個月，梁思成夫婦即離開昆明遷往重慶。

壁爐設計 洋為中用

三間正房畢竟出自建築大師之手，雖顯簡約，但其選址、規劃、設計處處體現着主人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品味。房中門窗較多，正房的每一間房均有兩道精緻的門和兩道寬大的窗戶，出入方便且採光良好；三間住房全部鋪裝了木地板，並吊有頂棚，防潮而舒適；客廳裝上壁爐，可供冬季取暖之用，而牆上安裝了壁櫥，增加了實用面積。可謂中西合璧、洋為中用，別具匠心。據說，後來梁思成的兒子梁從誠探尋昔日舊居時，看到此處壁爐，便毫不猶豫地認定了。因為如此設計在當時的棕皮營，別家是決不可能出現的。

建造這座房子，也讓梁、林耗盡了全部積蓄，以至「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、每一塊磚，乃至每一根釘子而奮鬥」，甚至還得親自運料，做木工和泥瓦工。幸得友人費正清夫婦為林徽因治病，從美國寄來一筆款項，才償清了建房債務。



■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生平為自己建造的唯一住房，已經過修葺。

建築大師含淚設計聯大校舍

西南聯大遷址昆明，百廢待舉，而捉襟見肘的經費，卻讓時任校長的梅貽琦時時焦頭爛額。為節省校舍建設經費，梅貽琦請梁思成夫婦設計西南聯大校舍。

梁氏夫婦起先並不曉梅校長用意與苦衷，花了半月時間，發揮平生所學，拿出了中國一流現代化大學的設計藍圖，卻很快被否定，其原因只有一個：抗戰的艱苦歲月裡，聯大沒有充足的經費建造理想的大學。

一流設計變茅草房

此後一個月，梁思成夫婦將設計方案改了又改，由高樓而矮樓，由矮樓而平房，磚牆也變

成了土牆，當他們含淚交出最後一稿設計時，還是被退了回來，並被無奈地告知：除圖書館屋頂可用青瓦、部分教室和校長辦公室可用鐵皮屋頂之外，其他建築一律覆蓋茅草，土坯牆改用黏土打壘，磚、木削減一半。

無奈，梁思成與林徽因這對建築大師夫婦，含淚完成了「每一個中國農民都會蓋」的茅草房的設計，這也許是他們建築設計生涯中最痛苦、最委屈的工程。然而，在他們設計的茅草房裡成長的那群穿草鞋的學生，後來有的登上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領獎台，引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，製造出中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計算機和第一根單膜光纖……